

# 《达洛维夫人》的空间叙事结构研究

刘欣怡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1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24日

## 摘要

文章以龙迪勇空间叙事学为理论框架, 挖掘《达洛维夫人》中的空间叙事维度, 为解读伍尔夫现代主义叙事艺术提供新路径。文章聚焦物理叙事线索、空间意象触发的心理空间、主题-并置叙事三个层面, 系统分析小说的空间建构逻辑与叙事功能。伍尔夫以大本钟的报时与伦敦街景为物理线索搭建起文学空间的骨架, 以空间意象为支点触发人物心理空间, 并以“社会规约”为核心主题统合克拉丽莎与塞普蒂默斯的双线索叙事, 超越了传统线性叙事。其空间叙事不仅是形式创新, 更构成了一种对现代社会空间的批判与挑战。龙迪勇空间叙事理论为解读《达洛维夫人》叙事特点提供了框架, 也为经典文本的重释提供了中国叙事学理论的参照。

## 关键词

《达洛维夫人》, 空间叙事学, 叙事结构

## Study on the Spatial Narrative Structure in *Mrs. Dalloway*

Xinyi Li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May 11, 2026; accepted: June 15, 2026; published: June 24, 2026

## Abstract

Taking Long Diyong's Spatial Narrative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atial narrative dimension in *Mrs. Dalloway* and tries to provide a new approach to interpreting Virginia Woolf's modernist narrative art. This paper focuses on physical narrative clues, psychological space triggered by spatial images, and thematic-juxtaposed narrative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novel's spatial construction logic and narrative functions. The physical clues including the chime of Big Ben and London street scenes construct the skeleton of literary space. At the same time, Woolf triggers

the characters' psychological space with spatial images as the fulcrum, and integrates the dual narrative lines of Clarissa and Septimus with the core theme of "social constraint", which goes beyond the limits of traditional linear narrative. Woolf's spatial narrative is not merely a formal innovation but also a critique and challenge to modern social space. Long Diyong's spatial narrative theory provides a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the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Mrs. Dalloway* and also offers a reference of Chinese narratology theory for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 texts.

## Keywords

*Mrs. Dalloway*, Spatial Narrative, Narrative Structur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自叙事学诞生起的很长一段时间,相关研究都偏重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则常被忽视。龙迪勇在《空间叙事学》中指出,“叙事是具体时空中的现象,任何叙事作品都必然涉及某一段具体的时间和某一个(或几个)具体的空间”[1]。他强调,时间和空间是叙事的两个基本维度,因此应该得到同等的重视。作为叙事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空间叙事学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叙事结构和功能,探究空间元素如何影响叙事的效果。

空间维度在叙事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逐渐受到学界重视。巴赫金提出“时空体”概念,强调时间与空间在文学表达中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并将其视为“形式兼内容的一个文学范畴”。巴赫金进一步指出,在艺术时空体中,时间“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2]。约瑟夫·弗兰克在分析福楼拜时指出,小说通过“来回切断”不同情节层次,“取消了时间顺序”,从而实现了知觉上的空间性,他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小说中的形式空间化”,其特征是叙述的时间流被中止,意义单元通过并置而非时间顺序产生联系[3]。而在《达洛维夫人》研究领域,空间维度已受到一定关注。张鹏飞从“文学绘图”视角出发,揭示了小说中“房间-街道”“威斯敏斯特区-伦敦东区”“英国-他国”三层认知图式,探讨性别、阶级与民族的越界想象[4]。綦亮则聚焦于小说中的乡村空间,指出其与伦敦城市空间形成对照,承载着伍尔夫对英国民族身份的反思[5]。然而,上述研究尚未从系统的空间叙事结构角度整合《达洛维夫人》的空间叙事特点。本文认为,伍尔夫的空间叙事不仅是现代主义美学的形式创新,更是一种具有批判性的空间政治实践:她通过物理空间线索的编织、心理空间的具象化以及主题-并置叙事,打破了现代社会中性别、阶级与医疗权力的空间区隔,从而使小说成为一种社会空间批判的审美载体。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文尝试从空间叙事学视角解读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作为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这部小说以独特的意识流叙事技巧和对20世纪伦敦社会的深刻描绘而闻名。小说描写了主人公克拉丽莎·达洛维的一天,展现了她及周围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战后伦敦的社会现实。伍尔夫运用时间与空间的交织,通过大本钟的报时声等空间意象将人物的意识流从一个场景切换到另一个场景,揭示了不同人物的心理状态。本文将借鉴龙迪勇《空间叙事学》的理论框架,从叙事线索、心理空间和叙事结构三个方面深入分析《达洛维夫人》中的空间叙事特点,以期为阐释伍尔夫的空间叙事艺术与文本内涵提供新的参照。

## 2. 物理叙事线索与文学空间建构

龙迪勇认为,叙事是具体时空中的现象,时间与空间是叙事的两大基本维度,二者不可分割。小说作为文字艺术,呈现方式虽以时间性为主,但伍尔夫巧妙地将时间与空间元素融入叙事结构,连接克拉丽莎、塞普蒂默斯等不同聚焦的人物视角,构建出一个独特的空间结构,创造出独特的空间感,突破了文字艺术的局限性。这种空间叙事策略使得小说的构成不再仅仅是时间上的直线顺序,而是包含了空间上的并置和并列,丰富了叙事的层次和深度,也是伍尔夫对时空融合叙事理念的典型实践。

### 2.1. 作为叙事线索的时间与空间

正如龙迪勇所指出的,空间对于叙事艺术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不少现代理论家的关注,巴赫金甚至把确定一个具体的空间视为小说创作的“基本出发点”,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空间与时间在叙事中的内在关联[1]。在《达洛维夫人》中,伍尔夫巧妙地将时间与空间元素融入叙事结构,将大本钟的报时声作为贯穿始终的重要线索之一。钟声不仅是现实时间的标记,还起到了将聚焦在心理活动与现实世界之间互相切换的作用。例如,当彼得·沃尔什自言自语的节奏与大本钟的半点报时声合拍时,这种声音的同步不仅标记了时间的流逝,而且促进了从他的行为举止到心理活动的转换:“他那有节奏的自言自语与大本钟有力的半点报时声十分合拍(沉重的声浪一波波地消逝在空中)。哦,这些个派对,他兀自寻思,克拉丽莎的派对。她为什么要办这些派对,他想”[6]。大本钟的报时声标志着聚焦由彼得的行为举止转换为心理活动,引发下文的意识流描写。又如:“正当他坐在那里,朝着穿灰衣的死人微笑时,报时的钟声敲响了一一十一点三刻。他们很年轻,彼德·沃尔什走过他们身边时想道。真是糟糕的一幕——那个可怜的姑娘看上去绝望透顶——上午才刚过去一半呢”[6]。大本钟的报时将聚焦由塞普蒂默斯的思索中转移到彼得的活动轨迹上,构建出立体的文学空间。这种由物理线索驱动的聚焦转换不仅增强了小说的动态感,而且实现了人物内心与外部现实的连结,进而展示了人物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们对外在世界的感知。

除了大本钟报时这一显性物理线索,伍尔夫还通过刻画伦敦街景建立隐含的空间性线索,不仅串联起人物活动轨迹,也实现了叙事聚焦从外部现实空间向角色内心空间的自然转换。例如“一切都已停滞下来。汽车引擎的扑扑声如不规则的脉搏在上下震响。阳光变得异常炽热,这时那辆汽车停在了马贝利花店橱窗的外面。坐在双层大巴顶层的老妇人们打开了遮阳伞,这里一把绿伞,那里一把红伞,啪的一声轻轻地打开了”[6]。伍尔夫使用了一系列碎片化的短句,模拟了感知的断裂与重组;“扑扑声”“啪的一声”等拟声词赋予静态街景以听觉上的冲击力,使环境的焦灼感直接作用于感官;而“这里一把绿伞,那里一把红伞”的并列结构,则呈现出视觉焦点的无序跳跃。其特殊的语言形式与塞普蒂默斯混乱的内心相对应。又如“喋喋不休,纷纷扰扰,迟到的钟声响起来,在大本钟之后响起来,怀里兜满了琐碎。马车的凌乱,货车的野蛮,无数生硬的男人和招摇的女人的急行军,写字楼和医院的穹顶与尖顶”[6],用暗含贬斥色彩的文字刻画出上流社会的生活状态,刻画出基尔曼小姐对上流社会渴望又鄙夷的复杂态度。伍尔夫对伦敦街景的刻画并非简单的环境描写,而是作为叙事的空间锚点,让不同人物的意识流在同一物理空间中交织碰撞。这种以物理线索搭建的文学空间,既契合小说的时代背景,也为人物的心理活动提供了现实依托,是伍尔夫现代主义叙事艺术的核心体现。

### 2.2. 线索驱动的空间转换与读者体验

空间转换是《达洛维夫人》的重要特征之一。在这种转换中,文字刻画的“画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伍尔夫利用放缓叙事节奏的方式将画面定格,以此为线索连接不同人物视角,起到了转换叙事空间的作用。流沙河在分析“诗中有画”问题时指出,“描述”即是画,“叙述”则是说[7],对场景的文字刻画也就成为了一种特殊的画面。因此,文学的空间构成自应依循一种与“时间逻辑”有别的“空间逻辑”。

前者所表现的是有先后的直线之时间性秩序，而后者所表现的则是由平行、并列、对等诸原则所产生的空间性秩序[8]。伍尔夫正是通过对街景、人物的刻画将文字转化为画面，又通过定格画面实现不同人物视角的空间并置，践行了这一空间逻辑。在《达洛维夫人》中，这一空间逻辑具体体现为光影画面同时连接伊丽莎白的田园渴望与塞普蒂默斯的创伤记忆，使平行视角形成空间对照。伊丽莎白作为战后英国的年轻一代，很少注意维多利亚时代的规范，她关注的是田园生活，并渴望拥有一份职业。她的视角显示了上流社会女性气质的变化[9]。而塞普蒂默斯是在战争中患上“弹震症”的士兵，他的视角则充斥着被扭曲的记忆和不安全感。这两种不同视角发生在同一时空，在逻辑上呈平行关系，其在对待相同画面的体验上却千差万别，这种差异丰富了小说的空间层次。

通过频繁的画面转换，伍尔夫将读者反应也纳入创作，通过读者阅读体验进一步构建出小说的空间感。通过人物的连续出现，作者引导读者在短暂的时间内穿梭于不同的空间位置和人物意识之间，从而增强了故事的空间维度。当读者从不同角度和方向去理解作品时，才能真正把握作品的全貌，对小说内涵的解读也会更加丰富。这种阅读方式使得小说的空间不再仅仅被阅读的时间顺序所限制，而是在阅读过程中不断显现出来，从而改变了时间的流向，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消除了时间的影响[10]。例如在描述街上关于神秘轿车的流言蜚语之后，立刻将聚焦切换到塞普蒂默斯身上，并减缓了叙述节奏，对画面进行刻画：“塞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三十左右，脸色苍白，鹰钩鼻，穿着棕色的皮鞋，寒碜的大衣，淡褐色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忧虑的神色，陌生人要是见了他的这种眼神也会生出一份忧虑来的”[6]。这种转换打破了读者预期的时间节奏，在阅读体验中创造出空间感。同时，对这一文字空间的刻画勾勒出一个精神脆弱的病人形象，与后文人物命运暗合，让小说整体的架构更加复杂立体。

空间转换前后的两个事件并没有严格的时间顺序关系，而是呈现出平行、对照等关系，打破了以时间顺序为线索的传统叙事结构。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通过空间叙事技巧的运用，展现了人物的心理活动和精神折磨，同时在逻辑上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叙事空间，不仅增强了小说的连贯性，也深化了主题，使读者能够在不同人物的现实空间与意识空间中自由穿梭，通过读者的空间体验补全文学空间的最终形成。

### 3. 空间意象触发的人物心理空间

“意识流”的使用是伍尔夫小说的重要特征之一。弗洛伊德将人的整个精神领域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并且指出尽管经常会遇到一些“阻力”，但分处各层级中的意识可以像水一样在相互之间流动[11]。由于这种流动与时间的流动有相同特点，因此以往关于意识流小说的研究大多关注时间。然而龙迪勇指出，意识流小说中的“意识”固然是一种时间意识，但它同时也是一种空间意识；而且，任何意识的流动都少不了某种空间性的物件作为其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这种作为意识流动出发点的空间性物件，其实正是触动“无意识记忆”的按钮，也是意识流小说展开叙事的支点[1]。

小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达洛维夫人克拉丽莎和精神病患者塞普蒂默斯，虽然社会身份和生活经历不同，但都饱受精神折磨。伍尔夫用意识流的手法展现了这两名角色各不相同的心理空间。通过这种心理空间的描绘，伍尔夫不仅展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还揭示了他们在战后社会中不同的生活状态。

#### 3.1. 克拉丽莎的心理空间与回忆

克拉丽莎的心理活动常以回忆为核心，而这些回忆以特定的现实空间意象为触发支点展开。在小说开头就出现了这种描写：“随即，克拉丽莎·达洛维突然感叹起来，这是怎样的一个早晨啊——这个早晨清爽得仿佛是特意为海边嬉戏的孩子们准备的。多么新鲜！多么刺激！这样的感觉似乎总能让她回想过去。她此刻仿佛就能听见，在较链微弱的嘎吱吱声里，她猛然推开一扇落地窗，就此投入伯尔顿的

大自然里”[6]。伦敦城里一个清爽的早晨引发了她的“怀旧”，将她的意识拉回过去，引发了她对彼得的回忆，推动了剧情的发展。而被布鲁顿女士的午餐会这一上流社会典型的社交空间意象排斥在外则引发了她对时光流逝的惆怅。她突然间感到自己衰老了，“这些感受都是因为布鲁顿女士没有邀请她，据说她的午餐会办得有滋有味的”[6]。这种失落感因“午餐会”这一社交空间触发，让她从现实社交空间跳回与萨利相处的记忆空间，标志着她的意识跳出了时间的限制。“可是，这个爱的问题(她想着，一边把外衣摆好)，这个关于爱上了女人的问题，就说萨利·西顿吧，她以前和萨利·西顿的那种关系。不管怎么说，难道不也是爱吗？[6]”作为生活在男性主导秩序中的女主人，克拉丽莎的活动轨迹整体围绕她的身份展开，只有在无意识记忆中她才得以暂时脱离社会赋予的枷锁。年少时纯真的女性之爱与现实上流社会夫人的身份形成了反差，在意识与现实之间产生了跨度。

### 3.2. 塞普蒂默斯的心理创伤与内心世界

塞普蒂默斯作为一战士兵的代表，他的意识很大程度上受战争创伤的影响。卡鲁斯(Cathy Caruth)认为，创伤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灾难性的、无法回避的经历。人们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往往是延宕的、无法控制的，并且通过幻觉或其他闯入方式反复出现”[12]。《达洛维夫人》正是通过空间意象呈现了创伤的这一特征，塞普蒂默斯的战争创伤以现实空间意象为载体实现了闯入式重现：他即便远离战场，与战争相关的空间意象仍会触发无意识记忆，使他重新陷入被扭曲的战争记忆空间中。在小说中，树木就是极具代表性的空间意象之一。轿车窗帘上的图案让他再次感到了战争的恐怖：“帘子上的图案很是奇特，像是一棵树，塞普蒂默斯这么觉得。在他眼前的所有事物渐渐地都被他本人的气场吸引了过去，就好像某种恐怖马上就要浮出水面，即将爆炸，即将燃烧，这景象把他吓坏了。世界在动摇着，在颤抖着，眼看就要变成一座燃烧的地狱”[6]。从语言形式上看，这段话的句法经历了从平缓到急促的递变，“即将爆炸，即将燃烧”通过动词的重复与并列加快了节奏，最后“世界在动摇着，在颤抖着”以短促的排比将紧张感推向高潮。句法的加速与塞普蒂默斯心理状态的失控形成了对照，语言节奏本身就是创伤体验的直接呈现。塞普蒂默斯对树木的空间感知，正是创伤“闯入式重现”的载体——窗帘上的树木图案(现实空间)与战火中的树木(记忆空间)重叠，使心理创伤通过空间意象具象化。他的思考由树木这一支点展开，因此构成这段文字的叙事逻辑的关键元素仍是空间[1]。而在塞普蒂默斯身上，这种空间逻辑更是成为了他精神崩溃的表征。

空间意象作为意识流的支点，不仅触发了人物的无意识记忆，更成为其心理空间的具象化载体。伍尔夫通过空间意象与人物意识的互动，建构出克拉丽莎的记忆心理空间与塞普蒂默斯的创伤心理空间，分别揭示了性别角色的社会期待与精神创伤的医疗困境。伍尔夫通过这两种心理空间的并置，打破了“正常/异常”“公共/私人”的二元区隔，使原本被隔离的心理体验获得了平等的叙事呈现。

## 4. 主题 - 并置叙事与整体叙事空间

龙迪勇在《空间叙事学》中提出“主题 - 并置叙事”，认为并置叙事中所有的故事或情节线索都围绕一个中心主题或概念展开。这些故事或情节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没有明确的时间顺序。它们之所以被编排在一起，是因为它们共同阐释了同一个主题或概念[1]。在主题 - 并置叙事中，不同子叙事由相同的主题连接。“主题”(topic)这个概念由“场所”(topos)发展而来，而“场所”正是一种“空间”，因此主题 - 并置叙事其实是一种空间叙事[1]。不同的子叙事被同一个主题统合在一起，也就是将这些子叙事都置于同一个空间中，建立一个并置的结构。并列的故事线正是《达洛维夫人》的重要结构特点。作者伍尔夫选取克拉丽莎与塞普蒂默斯两条平行的叙事线索，通过二人的生活状态展现战后英国不同阶层的生存图景，而“社会规约”则成为连接两条线索的核心主题。克拉丽莎作为上流社会的女主人，被

迫生活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规范中；而患上弹震症的塞普蒂默斯则面临社会对男性的规约，他的病情不被承认和理解，最终将他推向了自杀的命运。

#### 4.1. 克拉丽莎约束性空间中的自我压抑

小说中克拉丽莎的活动轨迹，无一不是围绕她的身份进行的。书名“达洛维夫人”即点出她是作为一名男性的妻子而存在，她出门的目的是为晚会买花，这也是其作为上流社会女主人，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交空间中完成的典型社交行为。她在街头的漫游让她意识到时间逝去的空虚感：“年复一年，她的生命被越切越薄。余下的时光已如此可怜，已无法再像青葱岁月时那样去尽情拓展，去吸取那生命的色彩、风味和韵律。想当初无论她走进哪个房间，那里都会因她而蓬荜生辉的”[6]，但当她的注意力转回准备晚会时，她又一次回到了被约束的身份中。这种清醒十分短暂，更体现出社会规约影响的根深蒂固。

克拉丽莎年少时与萨利的感情是个体情感的流露，但也被无情地掐灭了。“回想起来，令人诧异的是，她对萨利的感情既纯洁又诚恳。这和她对男人的感情迥然不同。这种感情完全是无私的，而且，还有一种只存在于女性间的，尤其是刚成年的女性间的特质”[6]。当她与萨利在一起时，老约瑟夫和彼得的出现象征着社会规约的声音，让她感受到“就像在黑暗中撞上了花岗岩的石墙！太讨厌了，太恐怖了”[6]。这其实就是克拉丽莎的情感被压迫时的感受。她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对萨利怀有深厚的感情，但这份感情在当时社会规范的约束下无法实现，最终她选择与理查德结合，维持着传统的异性恋婚姻生活[13]。这正是她在约束性空间中向社会规约屈服的体现，也让自由情感空间与现实约束性空间形成鲜明的空间冲突。

#### 4.2. 塞普蒂默斯边缘化处境里的创伤异化

与克拉丽莎受到的约束不同，塞普蒂默斯因战争创伤陷入心理紊乱，这与英国社会对男性气质的主流期望相悖，因此他作为异常之人而被排斥在主流社会空间之外，最终陷入被社会规约边缘化的处境，他的创伤体验也因此而不断异化。甚至他的妻子也不能理解他的心理状况：“一个说自己想自杀的男人是个懦夫，可塞普蒂默斯曾经打过仗，他曾经是个勇敢的人，可现在的他已不是过去的那个塞普蒂默斯了”[6]。表现出对生命的厌弃是他心理创伤的映射，然而无论是他的妻子还是医生都认为这是他不负责的体现。霍姆斯大夫作为医生，本应该关注病人的状况，但也把塞普蒂默斯视为一个不合格的丈夫：“塞普蒂默斯真的对妻子说了他想自杀，她还只是个小姑娘，又是个外国人，不是吗？难道这不会使她以为英国丈夫都是些稀奇古怪的人吗？难道一个人不应该对他的妻子负一点小小的责任吗[6]。另一位医生威廉爵士也建议他“尽量少想你自己”，认为他这样的人“可不适合四处溜达”[6]。这些建议无一例外都希望塞普蒂默斯能放弃诉说创伤经历的愿望，也就遏制了他康复的希望[14]。霍姆斯大夫对塞普蒂默斯的否定，本质是将其创伤心理空间排斥在正常社会空间之外。塞普蒂默斯是一战伤兵的代表，他们治愈创伤的需求被社会主流压迫，被当权者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而边缘化。

这两条并列的叙事线索之间既没有特定的因果关联，也没有明确的时间顺序[1]，而是由相同的主题连接，在小说的结尾交汇在一起。在宴会的高潮时刻，克拉丽莎突然得知塞普蒂默斯自杀的消息，产生了深刻的心理共鸣。她能理解塞普蒂默斯选择死亡是为了维护自身独立人格而对那些迫害他的力量所做出的反抗[15]。克拉丽莎自己则在晚会上周旋，她为自己虚度时光而感到内疚：“无论如何，这都是她的灾难——她的耻辱。这是对她的惩罚，让她在黑暗的深渊里，看见这儿有个男人倒下去，那儿有个女人殒殁了，而她却被迫穿着晚礼服，站立在这里”[6]。在社会规约下，克拉丽莎选择在约束性空间中妥协，塞普蒂默斯则以自杀完成边缘化处境中的极端反抗，二人的选择虽迥然不同，但克拉丽莎在得知塞普蒂默斯自杀后产生了强烈的精神共鸣。这一共鸣让原本平行并置的两条叙事线索实现最终交汇，共同构成

小说对战后英国社会的深刻反思，完成了小说整体叙事空间的统合。这一精神共鸣也表明，伍尔夫的空间叙事并非止于形式实验，而是一种具有批判性的空间实践：通过两条叙事线索的并置与交汇，她打破了上流社会与底层、女性与男性、健全者与精神疾病患者之间的空间区隔，使不同社会位置的个体命运在审美层面获得对话的可能。

## 5. 结论

在《达洛维夫人》中，伍尔夫以叙事线索、心理空间、叙事结构为支撑，构建了完整的空间叙事体系：在物理维度，以大本钟报时的显性时间性物理线索与伦敦街景的隐含空间性物理线索为骨架，搭建出小说的基础文学空间，让叙事突破线性时间的束缚；在心理维度，伍尔夫以空间意象为意识流触发支點，分别建构出克拉丽莎的记忆心理空间与塞普蒂默斯的创伤心理空间，为文学空间填充了丰富的精神内核，实现了人物内心世界的空间具象化；在叙事结构维度，伍尔夫以“社会规约”为核心主题，让克拉丽莎的约束性空间与塞普蒂默斯的边缘化处境形成平行对照，最终通过二人的精神共鸣实现双线索交汇，完成了小说整体叙事空间的统合。

克拉丽莎与塞普蒂默斯的叙事线，分别映射出战后英国社会对女性与男性的约束，而物理线索的驱动、心理空间的建构、主题并置的统合，最终让小说的空间叙事成为展现战后英国社会集体创伤与个体生存状态的重要载体。伍尔夫的这一空间叙事实践不仅打破了传统的线性时间叙事、彰显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形式创新，更构成了一种具有批判性的空间政治实践。她通过物理空间线索、心理空间与主题 - 并置叙事，使原本被社会区隔所隔离的不同个体在文学空间中获得了平等的叙事呈现。龙迪勇的空间叙事学理论为解读《达洛维夫人》的空间维度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分析框架，使得这部经典现代主义作品的空间叙事特点能够得到系统性的呈现。

## 参考文献

- [1] 龙迪勇. 空间叙事学[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 [2] 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 第三卷 小说理论[M]. 白春仁, 晓河,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274-275.
- [3] 约瑟夫·弗兰克, 等. 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M]. 秦林芳, 编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1-3.
- [4] 张鹏飞. 伦敦的越界想象: 《达洛维夫人》中的文学绘图[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6(5): 141-150.
- [5] 綦亮. 伍尔夫小说中的乡村空间及其文化内涵[J]. 国外文学, 2015(4): 83-90+155.
- [6] 弗吉尼亚·伍尔夫. 达洛维夫人[M]. 姜向明, 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4.
- [7] 流沙河. 画 + 说 = 诗[M]//流沙河. 十二象.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1.
- [8] 林顺夫. 南宋长调词中的空间逻辑——试读吴文英的《莺啼序》[M]//林顺夫. 中国抒情传统的转变——姜夔与南宋词. 张宏生, 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193-194.
- [9] 孟德燕. “半局外人”与帝国政治: 《达洛维夫人》中的边缘漫游者[J]. 外国文学, 2023(2): 130-140.
- [10] 热拉尔·热奈特. 文学与空间[M]. 王文融, 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7: 189-190.
- [1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精神机制与人格结构[M]. 李广成,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357.
- [12] Caruth, C. (1996)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4.
- [13] 张怀斌, 郭柳姐. 《达洛维夫人》的世俗压迫主题[J]. 外语教学, 2014, 35(6): 82-85.
- [14] 李伟. 未治愈的创伤——解读《达洛维夫人》中的创伤书写[J]. 外国文学, 2014(1): 134-140+160.
- [15] 赵冬梅. 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达洛维夫人》中的女性形象[J]. 外语学刊, 2014(2): 130-133.